

京剧脸谱别思

——京剧艺术随笔之四

□石英

单说“京剧脸谱”也许并不确切,因为有些地方剧种也有勾脸谱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京剧脸谱发展得更完善,也更讲究,已经形成一个真正的谱系。

谈及脸谱的缘起,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由唐代乐舞中所戴的面具及参军戏中的某些角色的涂面逐渐发展而来。脸谱大抵是用于净角及丑角。净角以各种色彩在面部勾画成种种图案和纹线,以显示与加深观众对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他特点的认识。从大的方面来说,红色喻忠勇,黑色喻粗率,白色喻奸诈,黄色则更复杂,但不同角色在细部上又有许多区别。至于丑角,一般只在鼻梁周围涂以小块粉白,而较少以谱式演示。

多少年来,脸谱逐渐成为中国戏曲尤其是京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可视其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美学学科;近世以来,并为外国的艺术家与相关人士所重视。应该说,以面部图谱和纹线刻画(至少是辅助)人物性格,无疑是一大独特创造。如果说唯一,那至少也是中国戏剧艺术中最为成熟、最成体系的一种表现方式。

在受到肯定与赞赏的同时,对脸谱也不乏保留乃至揶揄的评价。譬如说,在当代,当人们批评某个作品在刻画人物形象有表面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时,便以“脸谱化”概括之。在我年轻时,看到如此的评价便也盲目地认同,但当上了些岁数深入观察思考后,便发现所谓的“脸谱化”实在是脸谱之妙缺乏细加领会。所谓简单化的“脸谱化”其实也并不那么简单。

一句话,脸谱并不“表面”,而且是很“内在”的。它细部的讲究实在是太多了。有时,两张花脸看似大致相近,但只要在某一点上所用颜色不同,或所勾的纹线不一,那么其所表现的个性、智能、经历及其他方面都会相差很多。有时对于一般观众来说,看这一花脸与另一花脸在大框上似乎很相像,然而仔细审度,在感觉上却有很大不同。至于在内行或是看戏阅历较深的人士眼中,那就更有些“门道”了。所以,勿小看细部,细部往往影响整体感觉,而内在的、本质的东西,恰恰就在这整体感觉里。

举例说,张飞、李逵、牛皋三个角色的脸谱均为黑色,三个人物的性格也均有直爽与雄豪的一面,但其配色和纹线却有所不同,因此给人的总体感觉会有若干差异。这使人看得出:张飞虽也粗率,然粗中有细,而且时常流露出一种妩媚的谑趣,显得可亲可爱;李逵则看上去更加鲁直,爱恨绝对分明。这二人的性格都达到痛快淋漓的地步,但在这种痛快决绝中,又时常表现为相当鲁莽,忠勇、憨态可掬。牛皋虽出身草莽,归岳飞后遂成为大将,其忠勇无私从无更易。在舞台上虽同为“黑头”,但也自有其“身份”,比起前二人性格直率中较有头脑。如在奉旨撤兵罢战的大是大非原则的关头,他一直表现为头脑清醒、意向坚定,这种性格也促使他成为南宋初年坚持抗金的重要将领之一。历史上的牛皋与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不同的是,他一生的主要轨迹虽与小说和戏曲中的角色差别不大,但最终结局却与文艺作品中的大相径庭。他不仅没有那样幸运的喜剧结局(笑死),反而是在主

帅岳飞被害六年之后,于公元1147年在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任上被秦桧派杀手毒死,至惨至烈。三个重要净角人物,脸谱勾画似中有别,其个性、身份、阅历等亦可自内在“渗出”,使人从整体感觉中感知脸谱的神韵,对人物的言行举止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鉴于此,又岂止“表面化”而已!

再例如两个以黄色为主色的净角:隋末唐初瓦岗寨起义军首领李密,长期与隋军对抗,兵败后降唐,旋又反,后在与唐军激战中阵亡;三国时曹操部下大将典韦,力大骁勇,被曹操重用为近身护卫,在征宛城张绣胜利后为卫护曹操而战死。此二人脸谱虽以黄为主,但间有杂色或纹线,尤以李密最为突出。这当然并非仅为点缀率意,而是从不同人物的出身、身份、教养、性格等出发。李密此人有野心,有一定的韬略,但易反复,性格比较复杂。黄色虽较中性,但其他杂色或起到深化、强化、异化的作用,给观众的整体感觉不善亦不极恶,有一定心计而终难成大事;谱色复杂而经历、性格也较复杂,可谓内外相互映衬,多重而又统一。李密的戏有《断密涧》等,某些唱段亦常为专业人士和票友所传唱。至于典韦,亦有一定复杂性,其主色黄间有杂纹,可喻勇而骄,强而少正气,加之在曹操耽于淫乐之日,他也疏于戒备,或有放纵,因此才于酒后被盗走他最无敌的兵器——一双短戟;当张绣军杀来,他才仓促应战,凭借超群的武艺,慌促中仍能手毙多人,手执两卒做武器死拼,并且表现出效命于主子的忠心,但最终被乱箭射死。此脸谱亦表现其复杂性,但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正面人物”。而脸谱喻性格最为典型的则是曹操,千百年来舞台上的“白脸奸臣”是也,而曹操作为历史人物、小说人物、戏曲人物又备受争议。其实在笔者看来,小说也好,戏曲也罢,曹操都是作为文学作品的人物出现的。既然在京剧中那么多的事件和人物均不拘泥于史实,甚至可虚构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那么对曹操这个人物的塑造与史实有某种出入也就不必苛责。更何况,评价历史人物“有本事”以至“非常有本事”与人性善恶问题并不存在太大的矛盾,也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譬如说:曹操很有政治和军事才干,挟天子以令诸侯,剪灭群雄,网罗人才,力图统一中国,乃至屯田、修水利等;与他在徐州屠城,无端地杀害与之善的吕伯奢全家,以及滥杀他瞅着不顺眼的知识分子与有用人才(如孔融、杨修、华佗等)之人性恶的种种,恰好说明了雄才大略与猜忌残忍的不同表现。这也是中国古代有本事的封建统治者最具代表性的“品牌形象”,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当然,裴松之与曹操所处时代相隔不过百年,应该说可信性是很大的。如今的人认为不可信,那么又有什么根据来加以否定呢?在这类本应完全理性的问题上,还是不必感情用事为好。

小说也好,京剧也罢,也并非只是一味尽道曹操之奸,其实很多地方还是可以表现曹操的雄才甚至性格中的可爱之处的。譬如他极其爱将,对关羽的优厚待遇;鉴于赵云在长坂坡的英武表现,号令部下“只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在灭掉袁绍之后将部属原来通绍的信件一律烧毁不予追究,并对曾骂他祖宗三代的陈琳予以赦免并任用之;在赤壁战败后,途中曾三次大笑。从本质上说,这不是轻敌,而是表现了孟德君别具一格的潇洒与从不绝望的韧性,甚至就连误中周瑜反间计杀蔡瑁、张允,也不能以“愚蠢”二字了之,其实这也包含着此公密中有疏的真实性格。曹操的表现说明,不论何人虽雄才亦难免有“短见”之时,不是“奸雄”二字便能掩盖了其可亲可爱之感的。

至于说到“白脸奸臣”的脸谱,就我自幼看戏所见,曹操的脸谱与其他白脸奸佞如赵高、秦桧、李良(《大·探·二》中的反面人物),还是有细微区别的。那些脸谱,或奸伪中含龌龊,或惑媚中寓虚妄,比起曹操的白脸都相对地单一了一些。曹操的“白脸”,细部的纹线则甚有讲究,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其内心世界要更多元些,在诡诈中透着一种从容、潇洒、玩世不恭与机趣。

所以说,肤浅地将脸谱讥之为“脸谱化”,至少是对京剧脸谱观察体味得还不够,似乎可以休矣!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